



复仇的少女

【英】G·斯科特 著
罗谷富等 译

I10
S709

复仇的少女

[英] G·斯科特著

罗合富等译

花城出版社



复仇的少女

[英] G. 斯科特著

罗合富 冯沛祖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西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天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1插页 250,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800册

ISBN 7-5360-0347-1/I·324 .

定价: 4.30元

目 录

故宅疑云[美]玛丽·希金斯·克拉克著(3)

赵苏苏译 李 持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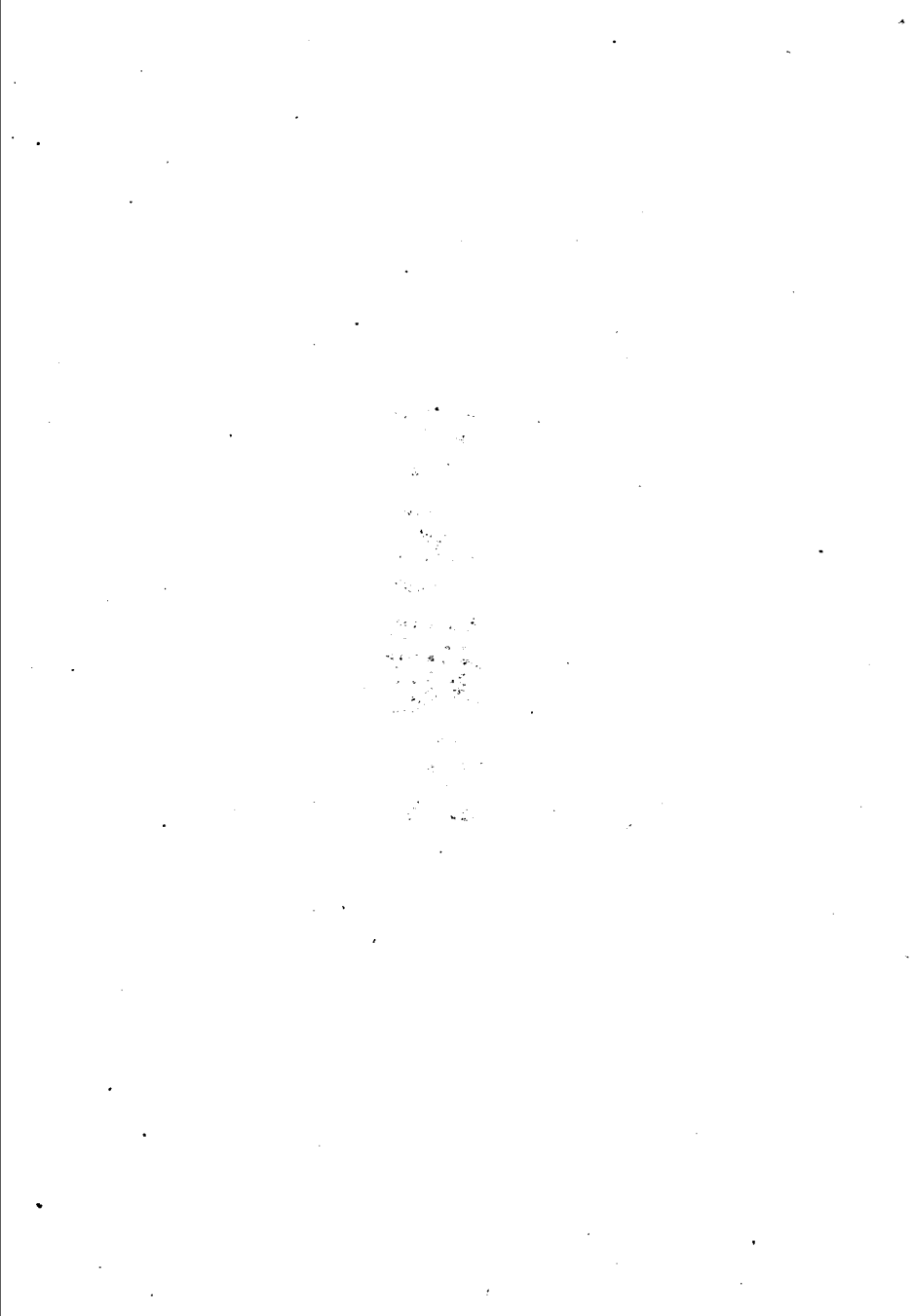
复仇的少女[英]G.斯科特著(177)

罗合富 冯沛祖译

故宅疑云

〔美〕玛丽·希金斯·克拉克著

赵苏苏译 李 持校



帕特丽夏慢速度驾驶着汽车，打量着华盛顿狭窄的街道，寻找着门牌。准是这儿——街角上的房子。家，亲爱的家。

她把车停在路边，坐在车里研究了一番这所房子。它是街上唯一没亮灯的住宅，它那优雅的轮廓朦朦胧胧，没人修剪的灌木丛几乎遮住了窗户。

她发现自己在拖延登门的时间。都是那个该死的电话，她想，我让它给吓住了。

在她辞去波士顿电视台采访工作的前几天，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拿起听筒，报了自己的姓名，只听见一个声音嘶哑的男人压低嗓门儿说：“帕特丽夏·特雷莫尔，别去华盛顿，别拍为詹宁斯参议员扬名的节目，别住在那所房子里。”

她听见对方在喘气。

“你是谁？”帕特①厉声问。对方甜腻地小声答道：“我是一个司掌超度和复仇的天使。”

① 帕特丽夏的昵称。

虽然帕特想把这看作是电视台常接到的怪电话中的一个，可是她却无法不耿耿于怀。许多报纸的电视栏目都宣布了她要去波托马克电视台拍一套叫作《政府中的女人》的系列片。她查了所有这些报道，看看是否有哪篇提到了她准备在何处下榻，但是没有一篇提到。

《华盛顿论坛报》的报道最为详细：“栗色头发，声音低沉，棕色眼睛充满同情色彩的帕特丽夏·特雷莫尔将会使波托马克电视台锦上添花。她在波上顿电视台卓有声誉，曾两度被提名为艾美奖¹候选人。她的头一个采访对象将是弗吉尼亚州不轻易抛头露面的老资格参议员阿比盖尔·詹宁斯。据波托马克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该电视台的台柱卢瑟·佩勒姆说，这个节目既包括参议员的政治生涯，也将反映她的私生活。华盛顿拭目以待，看帕特·特雷莫尔是否能揭开美丽的参议员的面纱。”

帕特在皮包里找出钥匙。她在门口停了一会儿，转动钥匙，推开门，拧亮灯。

她漫步走过一楼。过去的新闻报道中曾详细地描写过这所房子的格局。右手最后一间是起居室。她走上前去时觉得自己的嗓子卡住了。她回到了这儿，试图捕捉最好是忘掉的往事——这太疯狂了吧？

起居室的门紧闭着。她攥住门柄，犹豫地扭动。门开了。她在墙上摸到电灯开关。房间里空荡荡的，只有老式壁炉右

1 美国电视界的最高荣誉奖，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金像奖。

边的凹室里坐落着一架大钢琴。

壁炉。

她向它走去。

她四肢发抖，额头和手掌沁着汗。她尝试性地抚摸了下壁炉那刷着白粉的粗糙砖石。

最近这一大段日子，她总是梦见自己又是这所住宅中的一个孩子。她还总是在恶梦中惊醒，想要尖叫，可是叫不出声来。与恐惧一道出现的还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真相就在这所住宅里，她想。

她的心头闪现出她在报纸档案中收集来的文章的大标题：威斯康星州的国会众议员迪安·亚当斯杀死了他的美貌娇妻然后自杀，三岁的女儿基里奄奄一息。

著名的众议员为什么要杀人？自杀？据传他与妻子将要离婚。难道是他的妻子莉妮决意要离开他时，迪安·亚当斯急了吗？他俩准是夺枪来着，枪柄上重叠地印着两人的指纹。

他们三岁的女儿躺在壁炉边，头破血流，右腿粉碎性骨折。

佛罗妮卡和查尔斯·特雷莫尔夫妇告诉了帕特她是他们的养女。要不是她上中学的时候非要追溯自己的家谱，他们本是不会告诉她真相的。她得知自己的生母是佛罗妮卡的姐姐，不禁大吃一惊。“你昏迷了一年，大伙都以为你活不下去了。”佛罗妮卡对她说，“妈妈——你外婆——甚至在报纸上登了讣告，因为她决心绝不能让流言蜚语跟你一辈子。当时查尔斯和我住在英国。我们收养了你，给你改了名字，说

你是英国人。”

帕特记起，当自己要继承这所旧房子时弗罗妮卡有多恼火。“帕特，绝不能回那儿。”她说，“我们当初真不该把它长年租出去，而应该把它卖掉。你现在在电视界前程似锦——切不可旧事重提，毁了你名声！你会遇见小时候认识你的人，他们会推断出真相来。”

“让我去吧，”帕特央求道，“我的工作就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掘真相。如果我连自己的真相都查不出来，怎么能够安心？”

现在帕特鼓起勇气走回到寒冷的街上，把行李和箱子拖进屋，这用了她十分钟时间。箱子里装着衣服和毯子，又沉又笨，上二楼时她只好走几步歇一会儿。每逢搬重东西她总觉得右腿有些吃不消。

她刚把衣服挂起来，电话铃就响了。在这沉寂的屋中，铃声听起来就像是爆炸一般。帕特拿起电话。“帕特·特雷莫尔，”她直截了当地说。

“你好，帕特。”

她紧握住话筒，希望自己的声音尽可能友好：“你好，萨姆。”

宾夕法尼亚州的国会众议员塞缪尔·金斯利^①，她从心底里爱着的男人——这是她决定来华盛顿的另一个原因。电话很简短，他请她一起去吃晚饭，她一口答应下来。

^① 即萨姆。

40分钟后叮叮当当的门铃声宣布了萨姆的到来。她匆匆走下楼梯，尽量保持镇静。

她提醒自己，自从萨姆的妻子贾妮丝死后，8个月中萨姆没来过一次电话。

走最后一步时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又偏袒起右腿来了。当初是在萨姆的执意要求下，她才找专家治疗了自己的瘸腿，并且告诉了萨姆自己的腿受伤的真相。

她慢慢地打开门。萨姆几乎是堵在门口。他深棕色头发中的几缕银丝，在轮廓光中闪亮。他那淡黄色的眼睛在两道倔强的眉毛下显得小心、疑惑。

他迈步走进，手搭在她肩膀上，低头吻她的面颊：“欢迎你来本市，帕特。有你在这儿可太好了。”

这就算是问候了，帕特想。老朋友又见面了。“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她问。

“阿比盖尔·詹宁斯告诉我你明天要去她那儿，我就给波托马克电视台打电话要了你的电话号码。”

“是这样。”萨姆提起詹宁斯参议员时口吻十分亲昵，帕特觉得心里一阵别扭，忙低下头，以免萨姆看见自己的表情。

她时常想起她与萨姆在科德角的埃比·泰德汽车旅店共同度过的那个良宵。她只要一看见大海，或是在餐馆里遇见面对面坐着的情侣，手握着手，脸上挂着爱情的神秘微笑，往事就会浮现在她眼前。但是那一夜风流却断送了他俩的关系。翌晨他俩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一致认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萨姆的妻子身患脑脊髓硬化症，已丧失了行动能力，

若是知道丈夫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准会倍加痛苦，这是不公平的。

在驱车去餐馆的途中，萨姆的问话把帕特带回到了现实中：“帕特，那是你父母的老地方，对吧？重温旧梦有必要吗？”

“我必须这样。”她慢吞吞地回答，“近来我开始能记起点儿当时的情景了——可是还没等我把握住它们，就又消逝了。去年我甚至试过催眠法，但没有奏效。后来我在书中得知，有些成年人可以准确地记起两岁时发生的事情。一项研究报告说，捕捉往事的最佳办法就是再现当时的环境。我现在就是这样做。”

“我还是觉得这不是个好法子。”

餐厅的侍者总管向萨姆问安，引他俩来到一张靠窗户的桌子。

萨姆等到侍者总管走开，听不见他们谈话时才说道：“好了——给我讲讲这几年的事。什么都别拉下。”

“一言难尽。让我想一想。”她不想提他俩同意互不见面以后的那几个月，那时她是在痛苦的迷雾中挣扎，度日如年。她可以并且说起了自己的工作，谈起了她因采访新当选的波士顿女市长而被提名为艾美奖的候选人，谈起了她越来越强烈的愿望，想主持一个关于詹宁斯参议员的节目。

“为什么非得阿比盖尔？”萨姆问。

“因为我认为提名一位妇女竞选总统，现在是时候了。两年后就要大选，阿比盖尔·詹宁斯应该居于候选人名单之首。看看她的履历：十年国会众议员、三任参议员、参议院

对外关系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的委员，她还是第一个成为多数党领袖助理的女性。”

侍者呈上菜谱。他俩开始点菜，决定同吃一份凯撒色拉。把菜谱递还给侍者后，萨姆说：“继续谈阿比盖尔。我对她本人怎么会同意拍这个节目感到奇怪。”

“说实话，我自己也感到奇怪，三个月前我给她写了信。萨姆，你了解她什么？”

“她是弗吉尼亚州人。她丈夫去世后她接替了他在国会的席位。据说她是个工作成瘾的人。”

“一点儿不错，人人都这么认为。其实阿比盖尔·詹宁斯不是弗吉尼亚州人，而是纽约州北部人。她在纽约州的选美比赛中赢得了纽约小姐的桂冠，但是她却拒绝了去大西洋城争夺美国小姐，因为她得到了拉德克利夫大学的奖学金，她不想荒废一年的学业。她31岁便开始守寡。她太爱自己的丈夫了，所以时过25年她仍没有再嫁。我在给她的信中说我要拍一个节目，使观众了解她，对她产生一种亲切感。我谈了我的计划，结果得到的却是最为冷淡的回绝。后来，两个星期前，卢瑟·佩勒姆打来电话，他想和我谈谈，让我和他一起干。午饭时他告诉我参议员让他看了我的信：他早就想拍一套叫作《政府中的女人》的系列片。他知道我的工作情况，很为赞赏，认为由我来挑这副担子最合适。佩勒姆算得上是电视界的泰斗。我提议就以詹宁斯参议员作为系列片的第一集，佩勒姆说越快越好。不过我仍不明白参议员怎么会改变了主意。”

“我可以告诉你原因。副总统马上就要辞职了，他的病要比人们料想的严重得多。总统的第二任期还有不到两年就要结束。还有什么能比任命一位史无前例的女副总统更能取悦于全国妇女呢？”

“可是……假如詹宁斯参议员当上了副总统，下回他们就无法使她不成为总统提名人了。”

“好了，帕特，你说得过头了。我所说的只是一旦副总统辞职，接替他的不是阿比盖尔·詹宁斯就是克莱尔·劳伦斯。克莱尔很有人缘，也非常机智，是位第一流的议员。不过阿比盖尔比她资格老。总统会更愿意任命阿比盖尔，可是他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全国上下的人对她都不太了解。”

“那么你认为卢瑟·佩勒姆拍此节目的目的是想让人民以更为亲切的目光来看阿比盖尔了？”

“从你刚才告诉我的来看，我认为他是想激起人民对她的广泛支持。他俩早就私谊甚笃，我相信他是想把自己的好朋友捧上副总统宝座。”

他俩默默地吃着，帕特琢磨着萨姆的话。

“嘿，别光闷头吃，”萨姆终于说，“你还没问我近两年怎么样呢。”

“我始终都注意着你的动向，”她对他说，“你再次当选的时候我为你举杯庆贺——完全不出我所料。贾妮丝死的时候我给你写过十几封信，都撕了。我应该给你写点儿什么，可是写什么都觉得不对头……萨姆，你怎么这么久才想起来找我？”

“帕特，我48岁了，你才27岁。三个月后我就要当爷爷了。你会想要孩子，而我却没精力再养活一个新家庭。”

“明白了，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萨姆？”

“当然能。”

“你爱我吗？或者你也是用理智抑制感情？”

“我非常爱你，所以才给你机会再找一个与你一样年纪的人。”

“明白了。”她苦笑了一下，“唔，既然咱们把什么都谈开了，你干吗不开车送我回家？”

帕特站在家门口目送萨姆驱车离去，然后关上门，插上门栓。这所房子增添了她的空虚感。她发现地板上有样东西：一个白信封。准是她出去的时候什么人从门底下塞进来的。她慢慢地将它撕开，抽出一张信纸，只见上面写着：“我告诉过你不要来。”

第二天2点55分，她在拉塞尔参议院广场大厦钻出出租车。几分钟后她向詹宁斯的接待员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詹宁斯参议员无法按时接见你，”年轻女接待员解释道，“有几个选民非要见她不可，但时间不会很长。”

“等一会儿不要紧。”帕特挑了把直背椅坐下，四处打量。后来她听见一个带有几分南方腔的声音在送客人出办公室：“你们来看我我真高兴，但愿咱们能有更多的时间……”

帕特看着参议员把客人们送到门口，打开门，慢慢关上，迫使他们出去。

参议员转过身，停了一会儿，这使帕特有机会仔细打量她。她的金发剪得短短的，瘦削的面孔上生着一对瓷蓝色的大眼睛。她的鼻子亮晶晶的，嘴唇苍白。她显然未施脂粉，仿佛是故意掩盖自己的美丽，然而却掩盖不住。

“你好，”参议员说，快步向她走来，“里边请，特雷莫尔小姐。我叫你帕特好吗？卢瑟那么夸奖你，所以我觉得我和你很熟了。我也看过一些你在波士顿主持的节目。卢瑟放给我看的。真棒。”

帕特跟着参议员走进里间办公室。

“多美啊！”她赞叹道。

一张胡桃木的长办公桌上放着一座色彩优雅的日本台灯、一个显然很贵重的波斯猫雕像和一支金台笔。有着弧形扶手和复杂钉头装饰的紫红色皮椅子又宽又舒服，它们大概是17世纪的英国古董。

帕特对办公室的反应似乎使参议员颇为高兴。“我的有些同事认为自己的办公室越破越乱，他们的选民就会觉得他们越忙、越朴实。我就是不能在混乱中工作，和谐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气氛中我工作起来效率更高。”她停了一会儿，“一个小时之内议会要投票，所以咱们得赶快言归正传。卢瑟告诉过你吧，我其实是很不愿意拍这个节目的。”

参议员开门见山，帕特觉得很高兴。许多人都反对拍关于自己的节目。“是的，他告诉过我。”她说，“参议员，我认为咱们谈话最简单的法子就是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这个节目。如果我事先知道了你的反对原因，咱们谈起来

就可以节约大量时间。”

参议员的表情变得思绪重重。“叫我恼火的是，人们总想打听我的个人生活。我31岁就开始守寡。我接替了丈夫威拉德·詹宁斯在国会的席位，然后又自己当选，进入参议院——所有这一切使我觉得我仍和他在一起。我爱自己的工作，我嫁给了它。但是当然啦，我不会流着眼泪讲述小约翰尼第一天上学的情景，因为我从没有过孩子。我与克莱尔·劳伦斯不一样，我不能和一大帮孙子、外孙一起照相。我警告你，帕特，我不许你在节目中用我那张穿游泳衣、高跟鞋、戴假钻石桂冠的照片。”

“可是你当过纽约州小姐啊，你总不能否认这一点。”

“是吗？”她那漂亮得出奇的眼睛闪着光，“你知道吗？威拉德死后不久就有家臭报纸把我接受纽约州小姐桂冠的照片登了出来，还写着什么‘你得到的真正奖赏是代表南方进国会’。州长差点儿改变主意不让我接威拉德的班。不，谢谢你，帕特·特雷莫尔。不能用选美皇后的照片。节目从我和威拉德新婚燕尔，我帮他竞选国会议员时开始。我的生活是打那以后才真正起步的。”

你总不能假装自己的头20年不存在吧，帕特想。你为什么想这样安排？她高声提议道：“我偶然发现一张你小时候的照片，站在苹果镇你家的房前。我想用它来介绍你的早年生活。”

“帕特，我可没说过那是我家的房子。我说的是我曾经在那儿住过。事实上，我母亲是桑德斯府的管家，我和她在